

# 统计研究

第 6 辑

中国统计出版社

# 统计研究

第 6 辑

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研究》编辑组 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 统计研究

第 6 辑

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研究》编辑组 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家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4插页 20万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4006·018 定价：1.00元

## 目 录

纪念马克思，开创统计工作的新局面	刘树义	(1)
孙冶方对统计人员的嘱咐	黄海	(15)
关于地区综合平衡的几个理论问题	朱川	(26)
论地区综合平衡统计的客观性、必要性和特殊 性	方秉铸	(42)
地区综合平衡统计的对象和特点	肖海珊	(51)
地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的基本内容	刘长新	(58)
关于地区国民收入统计方法的几个问题	肖端清 吴桂秀	(75)
关于建立地区综合财政统计的初步探讨	许友奎 韩毅	(89)
关于城市计算社会产品流出入问题的探讨	曹增祺	(100)
关于地区物资调出调入统计问题	陆士忠	(108)
利用银行联行往来计算地区国民收入省区间流 入流出问题的探讨	张新莉	(118)

- 试谈建立劳动力平衡统计的问题 ..... 王宝才 (128)  
关于建立地区能源综合平衡统计问题  
..... 彭青来 程显明 (145)  
关于人民生活的收支平衡统计浅见 ..... 贾振山 (163)  
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生活统计指标体系问题  
..... 赵岐明 张文权 贾晓光 (179)  
工业净产值统计中有关各种核算统一和衔接的  
几个问题 ..... 邓子善 (196)  
国民收入计算中统计、会计、业务三种核算的  
几个问题 ..... 石泰华 俞文华 (215)  
关于国民收入价格换算方法问题 ..... 杨中泽 吴勉坚 (227)  
关于地区外贸利润的计算方法 ..... 伍荣坤 (235)  
国民经济平衡表及其主要内容  
..... (苏联) 马·什切比诺夫  
..... 格·格罗梅珂  
..... 厄·费古尔诺夫 (246)

## 纪念马克思

### 开创统计工作的新局面

刘树义

今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是无产阶级统计的伟大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长期指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中，以非凡的精力，亲自搜集、整理和剖析了大量的统计资料，用以认识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经济特征，揭示其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规律，为国际工人运动制订了正确的斗争纲领和策略。他在没有条件广泛开展无产阶级自己的统计的情况下，通过精细地剖析研究德、英等国大量的统计资料，并在对资产阶级统计进行深刻的批判当中，系统地阐明了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统计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重温他对无产阶级统计的基本论述，对改进和加强现实的统计工作，为开创统计工作的新局面，充分发挥统计工作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本文仅就马克思对统计论述的几个侧面及其对开创社会主义统计工作新局面的现实指导意义谈几点体会。

## (一) 充分认识和发挥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职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统计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列宁全集》，第16卷，第431页）这是对无产阶级统计的性质和基本职能的精辟概括。马克思是自觉地、全面地、系统地将统计应用于“社会认识”的首创者。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长期观察、认识和研究中，十分注重借助于统计。他在谈到研究和形成自己的地租学说时，对统计的职能给予了充分的评价。他说：“一、我必须从理论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绝对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可能性……二、至于绝对地租存在的问题，那么这是每个国家都应当从统计上来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7页）对马克思来说，“从统计上来解决的问题”何止一个地租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整个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著作中，直到关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各方面的论战文章，都没有离开过统计。比如，他在写《资本论》中有关工人立法的二十篇文章时，曾研究了英国工人监督官的全部《兰皮书》丛书，从这种统计资料中抽出一切最主要的东西，作了详尽的总括，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为具体而深刻地认识社会各种现象，并揭示其相互间内在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十分强调统计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必须坚持将研究社会现象的数量关系同研究其质量特征紧密

联系起来的原则。马克思高度评价最先提出用数量来反映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质的依存关系而建立《政治算术》的威廉·配弟，称他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配弟的同时，还对那种脱离社会经济现象质的分析的纯数学形式主义的统计观点和企图排斥定量分析而孤立进行定性分析的思维论证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批评数理统计学派的代表人物凯特勒是把统计学当作“社会物理学”，脱离社会条件地用所谓“大数法则定理”把“玄妙的属性”附加于数字之上。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杜林贬低配弟的政治算术是只靠“粗杂”的实际材料的那种卑劣态度。

无产阶级统计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他的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的经济规律。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得力助手的统计，也是服务于同一目的。马克思运用统计，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上。认识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直到灭亡的规律，以指导工人阶级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统计就不仅仅是认识的武器，而且是斗争的工具。为使统计真正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统计史上作了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统计的创举。早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就经常倡导工人阶级要运用统计武器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剥削实质，用来教育自己，使自己深刻地了解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指出：“由工人阶级自己所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

况的统计调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伟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资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目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6卷，214页）马克思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亲自作调查，亲自为工人设计和制发统计调查提纲，举办统计刊物；他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组织条例》中，规定：“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每年8月1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9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484页）这些统计资料对分析工人阶级状况、产业状况，被剥削的实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提出斗争策略，均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成为打击资产阶级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关于建立完备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统计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很多根本条件的限制，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广阔的条件使其变为现实。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遵循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统计的性质和职能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统计的组织体系、业务体系和理论体系。统计工作在认识社会、掌握国情国力、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经济不发达，缺乏统计传统，加之建国后较长时间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破坏，统计工作几经干扰，以致有些人对统计工作

存有一些偏见。有些部门、企业的领导人不认为统计是认识的武器、管理的工具，把它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有些人认为统计“计量不计质”，是“纯数量”的研究，说明不了什么实质问题；在有些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中，对统计的目的和任务不够清楚，存在着为统计而统计的偏向。这些思想认识，严重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开展。

在我国已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形势下，对统计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统计工作，作出了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中央领导同志还强调，要使统计成为科学管理国民经济的“指示器”、“校正器”，成为对国民经济进行行政干预的“杠杆”；并指出：统计工作要创造性地工作，不怕打破一些框框。短则三年，长则十年，要闯出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路子来。这是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统计的性质和职能的思想的新发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指示和要求，变成全党全民的共同认识和行动，迅速打开统计工作的新局面。为此，要大力宣传马克思关于“从统计上解决问题”的观点，在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中深刻认识和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观点和统计要为党的奋斗目标服务的观点，澄清模糊认识，扫清思想障碍，切实地把统计工作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上来，从统计管理体制、组织体系、统计内容、统计制度、统计方法、计算技术、统计立法和科学的研究等方面，进行改革，使之日臻完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计工作道路。充分发挥统计的认识职能、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批判杜林时曾经预言：“两世纪后”，无产阶级统计将有

一个大的发展，将打掉极力贬低统计作用的类似杜林的那种“自以为高明的骄傲”。我们对此是充满信心的。

## （二）为维护统计数字的真实性而斗争

马克思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搜集、整理、应用统计资料中，一贯是以“精确研究有关事实”为依据。《资本论》里充满着标志资本主义社会敌对矛盾的增长情形和真实描绘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统计资料。列宁曾把《资本论》称为“……社会现象研究中的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的模范之一”。（《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人民出版社译本，第57页）

客观性、真实性是统计的生命和灵魂。统计数字不真实，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和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本来面目，也就不能揭示出客观社会各种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从而对所研究的问题就会作出错误的结论，甚至走上是非颠倒的地步。资产阶级统计，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惯于采取各种人为手法搞假数字，以掩盖其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真相。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统计的这种虚伪性和欺骗性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在利用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料时，总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数字，以精湛的统计知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潜心地辨别数字的真伪。

把不能对比的统计资料拿来比较，这是资产阶级统计惯用的捏造手法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揭露这一手法。马克思指出：如果不考虑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性，如果不把这些

国家里存在着的各种关系加以必要的对比，就不可以比较各种国家的资料。资产阶级特别捏造的，是那些标志工人阶级状况和劳动人民状况的资料，捏造的程度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而加剧。这样，资产阶级学者手中的统计学，就越来越成为资本家们为保存现存制度而斗争的工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章中，谈到企业的分工时，戳穿了资产阶级政府统计故意歪曲了“工厂工人”的概念，“……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经理、店员、信差、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资本论》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1页）他还指出：阶级斗争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加剧的时候，官方统计也就成了更加骗人的指标了。这是马克思大约在一百二十多年前指出过的，它不仅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现实性，对从资本主义过渡过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仍具有指导意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统计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力求做到数字准、情况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统计数字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准确的，是反映实际情况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存在着某些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它必然在统计上反映出来。因而，也有虚伪的数字。特别是受“左”的错误影响，党风不正的时候，数字不真实的情况就较为严重。统计数字不实坑国害民。提高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是各级统计部门、各级统计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新形势下，

我们应该发扬马克思当年同资产阶级统计的虚伪性作斗争的精神，向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的违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斯大林有一句名言：“中央统计局应该提供不受任何偏见影响的客观材料，因为使数字适合于某种偏见的企图是带有刑事性质的犯罪行为”。（《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2页）在开创统计工作新局面中，国家应该制定、颁发统计法。对蓄意逃避统计监督，搞虚报、瞒报的；伪造和篡改统计资料，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滥用职权，对统计人员坚持国家统计制度，如实反映情况，进行揭发检举，实行报复陷害的，根据情节，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才能为开创统计工作新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 （三）把各级统计部门办成日常的分析机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应用统计时，都十分重视对统计调查结果的分析估价。恩格斯明确指出：“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他曾批评德国政府机关的所谓“普查”和“调查，只是把调查卡片分发出去，不管如何只要填上送回来就算满足了的“老一套”做法，阐明了统计分析是统计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统计的目的是揭示矛盾，认识规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通过统计调查，全面、系统、真实地占有统计资料，这是一个基础；但是从占有资料到揭示矛盾，认识规律，只有经过分析才能实现。正如毛泽东同

志所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5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统计分析的重要性；而且通过他们开展统计分析的实践活动，为如何搞好统计分析开拓了途径。其主要之点是：

1. 从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关系中进行分析。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客观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它们联系的形式、内容、方向各自不同。分析的任务，就是把相互制约和渗透的多种联系综合在一起，揭示其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在分析工资水平变动时，总是联系物价和生活费的情况，证明工资的提高落后于物价和生活费的增长；分析工人的贫困，总是与资本家的资本集中化联系起来，以揭示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在两大部类之间的分配和再生产过程，对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分析和计算，成为综合分析国民经济部门比例关系的范例。这种分析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点，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划分的基础上，提出农轻重的划分，为我们综合运用

统计资料分析研究农轻重三者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2. 在质与量的联系中，透过数量分析研究现象的本质特征。这是马克思一贯倡导的重要的分析方法。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们并不能认识现象的本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希望去认识现象的本质。他们常常玩弄数字游戏，特别是用平均数抽象来掩盖事物的本质。他们把平均数看作是现象的永恒不变的类型。马克思也常常采用平均数，然而他是把它当作综合资料的一个手段。他在研究价值范畴、平均生产价格、平均利润、平均社会必要劳动等等以及当研究某些现象的发展水平而利用平均数时，既肯定平均数在分析研究中所具有的认识作用，同时也指出总平均数掩盖着差别，容易歪曲事物本质的局限。他针对当时英国资本家流行称比利时是“劳动者的乐园”，并公布中等标准工人家庭标准收入（即平均收入）额为一千零六十八法郎的吹嘘，把这一家庭收入额与水夫、兵士、囚徒所摄取的标准营养平均年度价值作一比较，就戳穿了“乐园”的谎言。原来比利时的工人的营养不仅大大低于水夫、兵士，甚至比囚徒还要差。

在分析事物本质和正确运用平均数时，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分组法。为了解决总平均数掩盖着的差别，按照质量相同标志进行分组，计算组平均数。马克思在其所著《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中，引证过以下计算：“……如果10个工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工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那么这20个工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末就是从5英镑增加到了6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

其中10个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个工人的工资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工人的工资总额则从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数工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59页)这说明，在经济分析中，当计算总平均数时，必须采用分组法进行具体剖析。

马克思在统计分析中从不满足于相对数，他总是联系绝对数进行分析。如他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中说：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4先令，那末工资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资水平提高的观点来看工资的这种提高，那么这种提高可以说是很大的，但工资的实际数额——每星期4先令——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施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资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58～159页)马克思的这一创举被无产阶级的统计工作者广为利用。十月革命后苏联在统计工作中把这一方法发展成为百分之一绝对值法。斯大林在1933年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时就十分重视这种方法。他说：“在研究产值增长速度时，不能只限于考察增长的总的百分数，还必须知道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内容和五年产值增长的总数”。

3.统计分析应采取连续观察法，看长期趋势。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总是不拘泥一时的短暂的资料，而是连贯的掌握历年的资料。即便对个别现象的观察，也是连续的研究，探求其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他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资料就得出

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1页）这是因为，客观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速度不一，季节变动，周期循环，长期趋势；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发展方向、速度、过程具有一定的常态，体现一定的规律。要认识和掌握这种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必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观察和研究。我们对社会经济现象连续观察研究得越久，对于它们内在规律认识的程度就越深。马克思主义的统计，就是通过长期连续观察，把反映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特征的数量关系系统地表现出来，形成历史的统计资料，从中进行剖析，以达到认识的目的。马克思为了戳穿当时英国政府鼓吹“国民进步”的欺骗宣传，曾分析研究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二十余年的大量丰富的统计资料，包括普查材料、税收统计材料、“蓝皮书”、贫民院和孤儿院的报告等等，揭示出工人阶级的贫困并未减轻，财富和力量的增长仅仅限于有产阶级，财富向少数资本家集团手里集中的规律和劳动与资本间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而向工人阶级提出夺取政权的伟大任务。

马克思的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现实的统计工作是有力的指导。在开创统计工作的新局面中，我们要遵循马克思的教导，进一步提高对搞好统计分析的认识，切实把握住统计工作中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列宁一再强调，应该使统计机关成为“日常的分析机关”。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以